

廣四部精華

子部

第一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二冊

孔子家語精華

始誅錄一則

儒行解

五儀解錄二則

致思錄二則

觀周錄一則

顏回錄一則

孔叢子精華

論書錄一則

記義錄二則

記問錄一則

雜訓錄二則

抗志錄四則

公孫龍錄一則

執節錄一則

荀子精華

榮辱篇

儒效篇

議兵篇

天行篇

賦篇

新語精華

無為

資執

忠經精華

天地神明章

守宰章

廣至理章

辨忠章

新書精華

過秦上

過秦下

審微

連語

先醒

大政

三

四

五

六

一

孔子家語精華

始誅錄一則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幸。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欵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屬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隔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註〕一、大司寇

官名。古六卿之一。即後世刑部尚書也。

二、同狴

徒音箇。牢獄也。同狴執之。謂同拘其父子於一牢也。

三、季孫

魯人。

三家之四。冉有

名求。孔子弟子。居政事科。仕為季氏宰。

五、毗

捕也。

六、刑錯

錯通措。停也。止也。刑也。

七、陵遲

謂如止陵之遠。

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郤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婉。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不貪。而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眾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惧。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蟬蟲攫搏不逞其勇。引重鼎不逞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潔。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載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

環堵之室。簷門圭竈。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譖。其為任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晉。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接。下所不推。讒謗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其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力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潔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為急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焉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行。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遼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舞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墮穢於貧賤。不充訛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良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註

(一)哀公魯君名蔣。定公子也。春秋

紀年。十四年。二

時。東階也。古者賓主相見。賓自西階

入。主人東階。因答酢賓客。故稱作階。

(三)逢掖

大袂也。古儒者之服。按張同載。

謂衣腋下寬大也。

按張同載。

四章甫

殷時冠名。即綢布冠也。

或曰五鵠鵠

亦同載。

謂衣腋下寬大也。

或曰五鵠鵠。

(四)六畜

留也。

七澤

虞摩主也。

八干櫓

小相大相也。

九築門

主寶也。

十蓬戶

龜牕也。

十一覽牖

口也。

十二合言

主寶也。

十三流言

無根之言也。

十四墮穀

因過失志之有棱角也。

十五充訛

尋而失節也。

五儀解

錄二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忠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垂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烹斬衰管菲杖而歌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闊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舉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足。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

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纏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寃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鄙。比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予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呻呻，提提，貪也，鉗鉗，亂也，呻呻，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怒而後求智能焉，不怒而多能，譬之紂狼不可逼。

註

一絢履

納音幼

今之鞋

也。脚

頭有深

之鞋也。

二搢笏

插笏於

三端衣

玄裳

謂色玄而

有端食之

四食烹

烹食也。

薰蒸之物也。

五斬喪

菅菲喪服

之罪重者。

以粗麻布

為喪服。

不

五

鑿

鑿鼻也。

五鑿謂耳目

也。

七伐功

自稱其

功也。

八寃財

聚積之

財也。

九棖桷

榱屋椽也。

十昧爽

昧爽時

也。

十一周章

倉皇也。

十二惄

誠謹也。

明未明之

土中冥謂夜半

也。

十三周章

倉皇也。

十四惄

誠謹也。

致思錄

二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思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袞旗纘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漭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顧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劙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薮。室家無離曠之思。干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

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籬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吾有三失。晚而自憲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遙，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

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註〕一、於旗繢紛。持，同旌，折羽置龍首。

二、執馘。

馘，耳也。凡殺敵而

三、滌滌。

廣大。

四、

擁籬。籬，刈草之刀，農具也。

擁籬

·推籬

·持籬

觀周

錄一則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燭燭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成

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性。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註

○一后稷周始祖。堯時為農師。舜時為后稷。十代傳而至武王。遂有天下。

二札折也。

三强梁請強橫也。

顏回錄一則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之訴曰。東野畢之馬佚而驟。曳而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註

○一東野畢東野姓。畢名。

或作東野跋。

○二佚逸也。

○三牧官名。司畜牧者。

○四驂駕車之馬在兩旁者曰驂。

○五服五服。

駕車之馬在中央。失統者曰服。

○六造父蜚廉子。李勝之後。幸於穆王。善御。穆王西巡狩。樂而忘

王日馳千里。大破翟王。賜造父以趙城。

孔叢子精華

論書錄一則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臯臯陶之忠勤功烈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註

○子夏

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居文學科。

○度

謂皇極集倫之度也。

記義

錄二則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官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惑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註

一衛出公子

靈公孫名輶

二耳目猶言視

三鼓譟也

四閔子即閔子騫名損

五子弟子居德行科

六孔

曾子

名參亦孔子弟子能傳雙人之道

記問

錄一則

叔孫氏之車。子曰俎。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衛。冉有告夫子曰。廢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註

一車子

古御者之稱

二五父

地名。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

三膚身

廢獸名似鹿而小毛褐

四高柴

字子輶

孔子弟子

五言偃

字子游

孔子弟子

雜訓

錄二則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予之先君見于產時。則兄弟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予。子思曰。然。子之間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含玦珮。婦女含珠瑱。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

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為今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其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不取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祀抑亦可。公曰諾。

〔註〕
一 縣子名璫。晉人。
二 子思名伋。孔子孫。受學於曾子。獨傳孔門心法。作中庸。
三 子產姓公孫。名閱。鄭大夫。不能加兵。及卒。古之遺愛也。
四 玳珮玉製之飾物也。半環曰珮。玉帶曰珮。
五 珠瑱珠玉所製之充耳環。
六 卷帙卷也。七 魯穆公孫公孫。名顯。以公儀子爲政。尊禮子思。有名也。

抗志錄四則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鄙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謗莫甚焉。君聞臣謗。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溺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乎。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憚者。臨其事必疚。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簾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而已。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季音父祖雖善慶。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

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間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季音之所以為賢本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伍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不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脰毛。無所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眾。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潤。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註 一自誠自以誠是也。二希旨迎合人之意旨也。三弼矯正也。四衛君謂衛敬公也。五玉趾敬辭。猶今俗言青步也。六簾門編荆竹爲門也。七康叔名封。武王第九子。爲衛始祖。八概平也。見九注。九汨混濁也。

公孫龍錄一則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條。天下之枝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博

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悼乎。且夫學於龍者。似齊王之間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困。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